

后现代语境下的

HOU XIAN DAI YU JING XIA DE KE XUE YU XIN YANG

科学与信仰

科学与信仰的关系一直是令人

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可以说它一

直伴随着我们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因而该问题也成为理论界经久不衰

的话题，无论是思想家、哲学家、

科学家、神学家以及普通信教或

不信教的民众都对这一问题给予了热

切的关注，另外，从我们面临的国际

现状和我国当前的宗教实际也使得我

们不可能回避这一问题，足见该问题

的重要性。目前学界对二者关系的

概括大致可总结为四类：冲突、分

离、对话和整合，尽管说法上有所

不同，但也都不会超出以上四种关

系范围之外。事实上二者之间很可

能有更复杂的关系，这种复杂性由

其历史性以及相应文化背景所决

定，难以一言以蔽之或曰对立或曰

冲突，而是冲突中伴有相互交叉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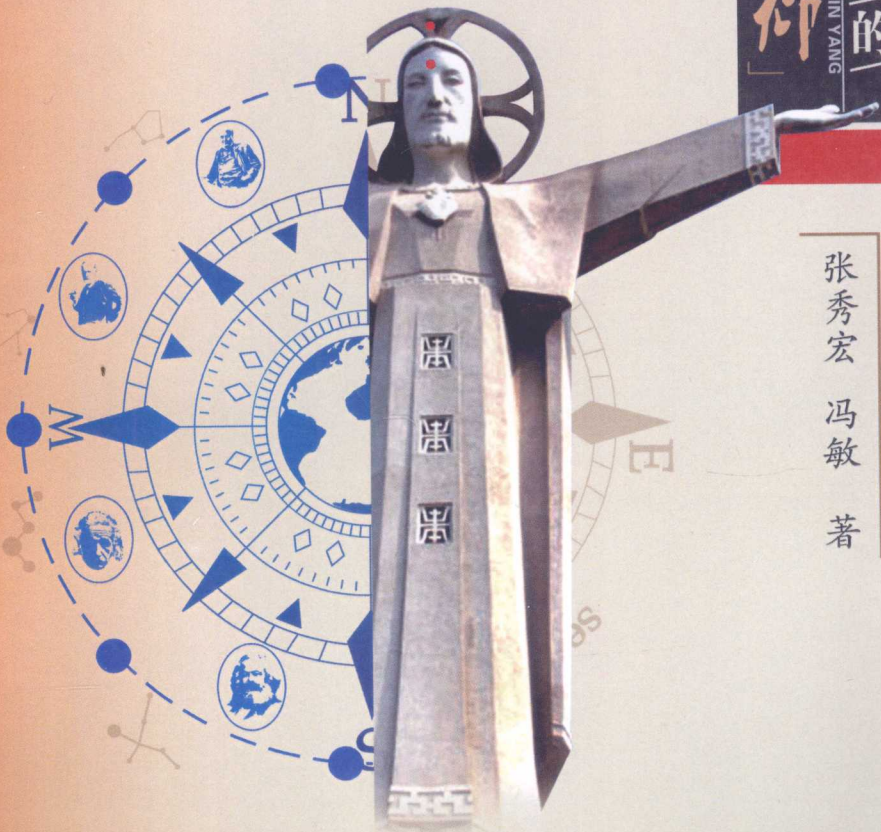
渗透，对立中又不能排斥二者的共

生与共融，因此不能简单的定性二

者之间的关系，要以时空条件和涉

及的问题为转移。

张秀宏 冯敏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后现代语境下的科学与信仰

张秀宏 冯 敏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后现代语境下的科学与信仰/张秀宏,冯敏著.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12
ISBN 978-7-207-08091-2

I. 后… II. ①张…②冯… III. 科学—关系—宗教—研究 IV. B9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2071 号

责任编辑:李 珊

装帧设计:赵洪乐

后现代语境下的科学与信仰

Houxiandai Yujing Xia De Kexue Yu Xinyang

张秀宏 冯 敏 著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
邮 编 150008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电子邮箱 hljrmchs@yeah.net
印 刷 哈尔滨太平洋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7.7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7-08091-2/B·290
定 价 20.0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赵景波

摘 要

本文通过总结历史上科学与宗教亲疏关系的变化过程,进一步整理进入后现代以来科学与信仰关系所出现的新情况与新趋势,从后现代科学、后现代神学、后现代科学哲学、后现代社会学等角度对科学与信仰关系进行清理。17 世纪以降,科学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是科学使人类永远告别了刀耕火种,远古洪荒。它带给我们的文明令人目不暇接、耳目一新,却也给人类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科学是双刃剑,它并非万能,不能解决人类所面对的一切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后现代思想家开始了反思。他们从不同角度看到了理性的局限,对理性与非理性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调和。科技哲学、科学社会学都将信仰等非理性因素引入知识的建构过程,科学家和神学家也改变了传统的立场,主张科学与宗教应进行对话与交流,尤其是后现代过程中的神学家,他们怀着拯救人类的历史责任感,将科学与神学进行了整合,并且再次高擎信仰的旗帜,为人类摆脱目前的危机提供了特殊的视角。总之,后现代视镜下,科学与信仰出现了新的调和趋势,这种趋势为科学与神学的进一步交流、沟通与对话提供了新的平台。但他们的解决问题之道还是有些过于理想化,能否真正使二者保持适当的张力还很难说。我们看到历史上,无论是放大冲突观抑或是过分强调调和论,均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惩罚。应该说在不同语境、不同层面二者或表现一定的不可调和性或具有某种程度的相容性。因此,恰当的定位二者的关系,使我们对科学与信仰都能有正确的认识,防止片面性,对于我们来说尤为重要。

在全球化时代,后现代思潮冲击下的中国公民,面对林林总总的价值取向,还没有在精神上获得一种内在而坚定的价值信念,各种价

值理念均粉墨登场却又都如过眼烟云,而当我们再次重新审视马克思的信仰理念的时候,我们会发现,马克思的“人性整全”的信仰理念在当代并没有丧失存在的理由,相反,在与各种信仰取向的比较中,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它所具有的当代性价值。在当代,人的问题已经上升为当代哲学的主题。人在当代的发展状况使人的问题在当代获得了全面展开的可能性,从人的观点出发来理解人和关心人,以人的方式解决人的问题,成为当代哲学的自觉追求,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确立的哲学视野恰与当代哲学的发展趋向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人类世界,注目于现实的人及其发展,是最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只有它才真实地体现了理性与信仰的统一,科学真理与价值的统一。对于向我们这样长期进行无神论教育的国家来说,马克思主义信仰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指引我们前进的一面旗帜,是科学健康发展的最有效保证。

导 论

科学与信仰问题一直伴随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该问题也一直是理论界经久不衰的话题,无论是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神学家以及普通信教或不信教的民众都对这一问题给予了热切的关注,足见该问题的重要性。

历史的看,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多向度的,不同历史时期二者之间呈现不同态势,即便是同一历史时期,从不同的侧面、不同角度去反思,所表现出来的二者的关系也是不同的。目前学界对二者关系的概括大致可总结出四类:冲突、分离、对话和整合,尽管说法上有所不同,但也都不会超出以上四种关系范围之外。事实上二者之间很可能有更复杂的关系,这种复杂性由其历史性以及相应文化背景所决定,难以一言以蔽之或曰对立或曰冲突,而是冲突中伴有相互交叉与渗透,对立中又不能排斥二者的共生与共融,因此不能简单地定性二者之间的关系,要以时空条件和涉及的问题为转移。

从历史上看,二者为了争夺话语霸权,都曾排斥压制对方,但结果却是科学既没有臣服于宗教的权威,而宗教也没有退却于科学的昌明。尤其在后现代社会中,宗教非但没有如罗素、弗洛伊德所预言的那样,随着科学的兴旺会退出历史舞台,反而在世界各地出现了信仰的不同程度的复兴,随着尼采“上帝死了”的一声呐喊,信仰的形式虽由传统的人格化、体制化的宗教观逐渐转变为个性化信仰,但无论怎样改变都没能改变信仰作为一种终极关怀的实质,它带给人类的那种圆满性是不可替代的。后现代思想家、科学家他们身上都有这种情结。科学与信仰作为人类生存的样式,有人甚至把它们比喻为一个车子上的两个轮子,人类社会的发展不能缺少其中任何一个轮子。科学带领人们求真,而信仰引导人们求善,尽管科技发展突飞猛进,物质产品极大丰富,但仍然没能解决人类的深层次的精神需求

问题。人们的需求是无限的,而科技的发展带给人们的却只是物欲的满足,看来,仅有科学或仅有信仰都不能完美地解决人类面临的诸多问题。国内学者对于这一领域的研究虽然有一定的进展,但尚有大量资源等待我们去挖掘。尤其是长期的意识形态导向使我们一直以简单的二分法来看待二者的关系,如何纠正这种看法使大多数人对这一问题都能有正确认识,国内学者还任重道远。考虑到后现代性对现代性的反思,批判在当代学术界、理论界乃至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另外根据我国目前所处的复杂状况,虽然尚处于追赶世界先进的现代化进程之中,但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信息化思潮的影响,加之国内经济的迅猛发展,所谓现代化和后现代化暴露出来的问题恐怕也会一起涌到我们面前。这些年来,社会道德风气的恶化,拜金主义的抬头,人文研究的冷落,以及关于精神危机的说法等等,均可视为此类问题的征兆。在这样一种文化背景下,如何借鉴规避西方发达国家片面追求经济的发展所造成的负面效应的问题,已显得非常重要。照搬西方的解决之道吗?还是根据自身的情况立足本国国情谋求解决办法呢?事实上,中国文化一直是人文主义的世俗文化,作为一种世俗的人文主义文化,可以说它包含着世界各地不同的文明形式,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新教在中国早已存在,然而没有哪一种信仰能成为中国意识形态的主导力量,而马克思主义信仰则一经传入便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使亿万群众集结于它的旗下,不惜为这种信仰抛头颅、洒热血,从而换来了中国历史上一次又一次伟大的革命性胜利,中国的命运发生了历史性转折。当时,民间流行这样一句话“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那么在今天同样的话“只有马克思主义信仰才能使中国人找到前进的方向”应该依然适用。当然这样说并不是排斥其他信仰形式,只不过想强调一下马克思主义信仰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有效性与普适性。所以说,面对后现代思潮冲击下的一部分中国人的迷失,要在他们心中重树马克思主义信仰。然而,后现代思潮的冲击,加之东欧巨变社会主义阵营的减少,都使得马克思主义信仰在中国面临严峻的挑战。

那么,重树马克思主义信仰如何可能呢?马克思主义信仰就一定可以解决唯科学主义给人类带来的种种危机吗?显然,这些问题的解决对于像我们这样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国家来说,意义非常重大。应该说,在这种全球性的背景下,在后现代思潮影响的过程中,处理好科学与信仰问题,已是一次带有普遍性价值观念的挑战,可以说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具有时代意义。所以我认为,本论文所要解决的问题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还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全文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梳理历史上科学与信仰的亲疏变化过程,通过这种梳理为后现代思潮关于科学与信仰关系所出现的变化提供背景。第二部分主要清理后现代思想家包括科学哲学家、社会学家,神学家和科学家对科学与信仰关系的一种新的诠释。通过这种清理,我们看到进入后现代,科学与信仰的关系出现了一种新的调和趋势,信仰由现代性所造成的边缘化到后现代社会信仰的再度复兴,科学与信仰之间也经历了从冲突再到融合的发展变化过程。显然,他们都看到了唯科学主义的弊端,呼唤信仰再次成为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部分主要是分析后现代思潮中对科学与信仰关系的理解中所存在的误区。第四部分通过前面所作的分析与评论结合我国目前的实际,探讨我们针对全球化背景下后现代思潮对我国所带来的不良影响,我们应作何选择。既要使科学良性发展并满足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又要结合中国长期进行无神论教育的国情,本文主张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因为只有这种信仰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实现理想与现实的统一,科学真理与价值的统一。

事实上,文中还涉及其他一些相关问题需要阐述,由于篇幅和能力所限,只能留在今后的读书学习过程中对之进一步完善。另外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在本文的前一部分所阐述的科学与信仰之关系中,其中的信仰主要是指基督教信仰,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否定其他信仰同科学也有一定的关联,而是相比较而言,基督教和科学有着更直接的亲缘关系,毕竟近代西方科学发端于基督教。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部分 历史上科学与信仰的冲突与融合	(1)
第一章 人类早期文明中以宗教为母体的混合共生阶段	(3)
第一节 以宗教为目的的研究为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3)
第二节 远古时期科学与信仰作为人类必须的两种生存样式之不可或缺	(6)
第二章 中世纪科学与信仰的交叉与相互渗透阶段	(8)
第一节 大规模的翻译运动使古希腊的文明得以传承 ...	(9)
第二节 中世纪建立的大学成为近代科学萌发的一片沃土	(12)
第三节 中世纪的科学:近代科学的“潜在”阶段	(15)
第三章 近代科学起源时期科学与信仰关系的复杂化阶段	(22)
第一节 天主教教权统摄下科学与信仰的冲突与对立	(23)
第二节 宗教改革后的新教对科学的容纳和支持	(25)

第四章 科学理性背景下科学的凯旋与信仰的缺失阶段	(27)
第一节 科学的成长壮大最终导致科学与信仰的分离	(28)
第二节 科学理性的巨大进步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信仰的危机	(29)
第三节 科学无法消除宗教观念之影响	(33)
第二部分 后现代视域中科学与信仰关系述评	(41)
第一章 后现代科学哲学视域下信仰在知识领域的复归	(43)
第一节 对“范式”的共同信仰决定着科学知识的生成与发展	(44)
第二节 认知领域理性独特地位的罢黜	(47)
第三节 波兰尼强调科学与人性的整合	(57)
第二章 建设性后现代视镜中科学与信仰的交融与汇合	(64)
第一节 本体论:从自然的祛魅走向返魅	(65)
第二节 有机整体论的后现代生态世界观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	(71)
第三章 爱丁堡学派对科学知识生产过程中非理性作用的推崇	(77)
第一节 传统的符合论的科学真理观遭到来自各个方面的讨伐	(77)

第二节 社会文化因素作为理性因素的替代物参与 到知识生产中来	(78)
第四章 世俗化背景下后现代神学家对信仰的重建	(98)
第一节 蒂利希的文化神学中信仰与理性的 分离与共存	(99)
第二节 巴特的危机神学中信仰与理性的并行不悖 ...	(123)
第三节 汉斯·昆强调信仰源于理性的辨明	(132)
第五章 具有后现代倾向的某些科学家对信仰所作 的崭新诠释	(151)
第一节 伊安·G. 巴伯对科学与信仰的整合	(152)
第二节 爱因斯坦心中作为宇宙秩序源泉的上帝	(154)
第三部分 后现代思潮对科学与信仰关系的理解存在的 几个问题	(175)
第一章 后现代语境下对信仰的理解存在的误区	(177)
第一节 什么是信仰	(177)
第二节 走出后现代为我们设定的宗教信仰即是 信仰的弥障	(179)
第二章 后现代思潮中有混淆宗教知识与科学知识之嫌 ...	(182)
第一节 他们属于两种不同的知识,分别解决人类 不同层面的需要	(184)
第二节 信仰因素在科学知识体系的演化生成过程	

中的潜在影响	(185)
第三章 在伦理层面也过分夸大了宗教信仰的功用	(187)
第四章 后现代科学是不存在的	(190)
第一节 认识论上的超心理现象是不存在的	(190)
第二节 对不可重复性实验的讨论	(198)
第四部分 我国在后现代思潮冲击下,对科学与信仰问题	
应采取的正确态度	(205)
第一章 信仰与构建和谐社会	(207)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信仰是科学的信仰	(211)
第三章 要警惕反科学的愚昧主义	(223)
第四章 要重建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重要内容	(225)
参考文献	(230)
后 记	(236)

第一部分 历史上科学与信仰 的冲突与融合

科学与信仰的关系一直是令人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可以说它伴随着我们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因而该问题也成为理论界经久不衰的话题,无论是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神学家以及普通信教或不信教的民众都对这一问题给予了热切的关注。另外,从我们面临的国际现状和我国当前的宗教实际也使得我们不可能回避这一问题,足见该问题的重要性。目前学界对二者关系的概括大致可总结出四类:冲突、分离、对话和整合。尽管说法上有所不同,但大体不会超出以上四种关系范围之外。事实上二者之间很可能有更复杂的关系,这种复杂性由其历史性以及相应文化背景所决定,难以一言以蔽之或曰对立或曰冲突,而是冲突中伴有相互交叉与渗透,对立中又不能排斥二者的共生与共融,因此不能简单的定性二者之间的关系,要以时空条件和涉及的问题为转移。

第一章 人类早期文明中以宗教为 母体的混合共生阶段

古代的人类生存能力相当有限,他们面对苍茫的宇宙,瞬息万变的自然力,以及同类的生老病死,除了把那些经常与己有利害关系的自然物、自然力当做人格神来崇拜外,也没有其他的办法来排遣内心的恐惧。也正是由于这种对超自然力量的信仰、对鬼怪和地狱的恐惧、对来世和天堂的憧憬,使他们建立起一整套宗教信条、教义和相应的神学理论,然而,正是这种看似荒谬的宗教信仰体系却孕育了许多科学的前身。正如《宗教,一种文化现象》一书指出的那样,我们只要稍稍遵循历史的脚步,就可发现宗教和科学的联系早已存在,无论是古代西欧或古代中国,都有着一大批在从事炼丹术、炼金术、观象和测绘之事的僧侣和教徒,而教会在一定程度上是鼓励和赞许这类活动的,那些看似清心寡欲的教徒信士,把对尘世的留恋、对财富的向往,寄托在熊熊的炼火中。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这些看似荒唐的炼丹术、炼金术、占星术等成了现代自然科学,尤其是医药、化学、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地理学的始祖。可以这样说,宗教在不自觉中孕育了科学。

第一节 以宗教为目的的研究为 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是近代以后在西方发端的,而宗教则产生得较早,我这里所说的科学事实上只能称为原始科学,而这种原始科学也是大部分以宗教形式出现的,是从属于宗教活动的,也就是说,当时的科学和宗教是融为一体的。最初的科学活动也就是宗教活动。

李申在《高科技与宗教》一书中曾提到：“自从有了人类以来，人们就开始了观察和了解自然的活动。以便适应自然和自然作斗争，求得自身的生存。这些观察和了解自然的活动尽管还称不上是真正的科学行为，但无疑是人类早期的科学萌芽。然而这种早期的科学活动，却是以宗教活动的面目出现的。”^[1]他们从宗教的视角取得对自然的全部知识，也正是这些知识为科学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目前，我们所知道的，原始人最早的宗教遗迹，是1908年在法国的莫斯特山洞遗址所发现的尼安德特人的墓葬。在穴墓中，死者头部搁在右肘上，左手向前伸展着，身旁有经过加工的燧石，还有烧过的牛骨头的残骸。尼安德特人的墓葬，表明了当时人已经含有一种死后继续存在的观念，或者说灵魂不死的观念。英国著名人类学家泰勒就此进行过研究，他认为，原始人通过对死亡、生病、恍惚、幻觉、尤其是睡梦等的思考产生了“灵魂”的观念。泰勒指出，原始人经常思考这样一些问题：“第一，是什么使活的躯体与死的躯体区别开来？是什么引起醒、睡、疾病和死亡？第二，做梦和幻想中出现的人的形象是什么东西？”在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中：“古代野蛮人的哲学家……认为每个人都有两样东西属于自己，这就是生命和幻影。生命和幻影显然同身体有密切的联系。生命使身体有感觉、思想和活动；幻影则是身体的肖像或第二个自己。而且二者都被看成是可以同肉体分离的东西：生命能够离开肉体，使肉体失去感觉或死亡；幻影可以离开身体并在其他地方再现。”在此基础上，原始人进一步设想：“生命和幻影既然都属于身体，它们为什么不可以彼此属于对方？为什么只显现一个灵魂或相同的灵魂？于是生命和幻影就被统一起来，结果便产生了著名的概念：幻影灵魂或鬼魂。”由于在原始人那里，人与自然是交感的，互渗的，因此，人的“灵魂”概念很自然就引申到其他生物及非生物，就产生了“万物有灵”论。

“万物有灵”的产生是宗教观念最初的萌芽，同时也是原始人思维从感性具体向一般抽象的一次尝试与探索，因此，是理性的最初萌

动。在“万物有灵论”的产生过程中,科学的、哲学的、心理的、宗教的等等观念在一种混沌中共生,这大概是原始文化的显著特点,也是一切事物起始的特点。

按照“万物有灵论”,在原始人心目中,存在着两类世界:可见世界与不可见世界,或世俗世界与神灵世界;这两类世界存在着一定的联系,有着交感作用,在那样的背景下,巫术和占星术广泛流行。在古代的埃及、印度、巴比伦和中国,占星术一度都非常流行,占星术就是古人根据日月星辰的位置变更和运行规律来预言世事和人之言行的一种占卜方法。古代社会,天体的运行和气象的变化左右着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探索天体和人之间的关系,人们通过长时间的观察,发现在各种自然事件之中,存在着某种齐一性,或者说,存在着一种自然的普遍秩序。于是占星家们不仅用神话的术语,而且还用数学的符号对之加以描述,这样神话语言和数学语言以一种非常奇特的方式在古代结合起来,从而加速了数理天文学的发展。正如林德伯格所言:“很明显,占星的需要是巴比伦数理天文学发展的主要动力……巴比伦的占星术传到希腊,在希腊得到进一步发展,然后下传到中世纪,再传到早期阶段,最后到20世纪。我们应该注意,在这段漫长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天文学传统和占星术传统一直紧密联系在一起。”^[2]

医学的发展和原始宗教也同样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可以说自人类诞生以来,基本的医学实践就同我们的祖先如影随形般的走在一起了,远古时代的人类生存环境恶劣,疾病和创伤时常困扰着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医疗专门化应运而生,巫医因其知识丰富及所具备的较高技能而赢得人们的信任,他们不仅用祈祷、占卜、斋戒、唱颂歌等一些仪式活动来为病人医治,事实上这些巫医因具备药草采集能力、熟练的接骨术、丰富的接生经验等,大多用比较科学的方法医治病人,只有当遇到靠人力不能救治的疾病时,他们才运用巫术救人。林德伯格在此也有过论述:“无文字社会的原始医学实践看上